

山被处死刑。抗日战争期间他用过的佩剑，也被当作反革命罪证在唐山公开展览，还说那是蒋介石赠送的中正剑。我的母亲本来是抗日将领的妻子，也长期背负反革命亲属的侮辱。为了哺育众多年幼的儿女，母亲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地继续生活了26年，于1976年8月在四川宜宾去

世。

往事如烟，往事又并不如烟。许多童年时期经历的事，回想起来仿佛近在眼前！我是多么想念久已远去的亲人啊！

（原载《印缅滇抗战暨日本投降纪实》，王伯惠、刘伟华编著，时代文献出版社，2015年6月）

忆“清华”老爸胡玉和二事

○胡志康

我有一位“清华”老爸。在上小学时，同学们都羡慕我有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爸爸。上个世纪50年代鞍山市在清华大学读过书的人很少，留过洋的清华人就更罕见了。

一个正能量的老爸

老爸一生中的命运拐点都有“清华”的痕迹。爸爸1945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助教时，考取“租借法案”赴美工厂实习才离开清华大学。赴美期间认识同去的同学顾克铮先生，他是妈妈的表弟。经顾克

铮表舅介绍爸爸和妈妈相识，1948年由吴有训教授为证婚人，爸爸和妈妈在上海结婚。上海解放后，鞍钢的曹荫之先生（清华1947级）去上海招聘工程技术人员，爸爸为支援鞍钢接受曹叔叔的聘请。1950年3月带着已有几个月身孕的妈妈来到东北鞍山。由于长途搬迁的劳累，当年4月14日我和妹妹早早（早产）来到人间。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第一年，美机经常空袭鞍山，鞍钢把职工家属疏散到农村。爸爸也把妈妈和我们双胞胎兄妹送到农村，而他回到鞍钢中心实验室，参加鞍钢恢复生产的工作。

爸爸给我们兄妹起名叫胡志康、胡志敏。取意英文communism的发音谐音康敏。那时他就认定建设新中国要跟共产党走的思想。由于1940年爸爸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到昆明二十二兵工厂工作时集体加入国民党，所以“文革”中在西南钢铁研究院（攀枝花钢铁研究院前身）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特嫌”等，还在批斗中将左耳打坏致残。当时与家里断绝



胡玉和学长父子参加清华校庆留影

□ 怀念师友

联系有一年多的时间。“文革”后期爸爸平反后回到鞍山，只字不提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反而更加要求进步。1982年爸爸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爸爸退休后积极参加单位和社会活动。1990年到2007年，爸爸五次被单位评为“两先一优”活动优秀共产党员，两次被评为年度“优秀共产党员”。2006年还被鞍钢集团公司评为“老干部优秀共产党员”。

改革开放后一时社会不良之风盛行，有时我们议论这些事情，爸爸听到后非常反感。他让我们看社会主流和社会发展大方向，使得我们在家再不敢讲这些非主流的话题了。爸爸在生活上也要求不高，甚至与社会追求物质生活潮流背道而驰。爸爸是教授级高工，按他的职称可以分到更大的住房。但当单位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却不提要房的事情，此事传出去连邻居都讥笑爸爸的傻气。老爸从退休后一直自费订阅《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老同志之友》等杂志报刊，关心注视社会发展和进步，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一个活力、长寿的老爸

我们在和爸爸妈妈生活的66年中总感到他们的生活有条有理。爸爸总是让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事情。1957年我们兄妹上小学时，那时学校的课外作业不多，我们都能独立完成。爸爸晚饭后总是在他的书房看书或写东西，我们对他都感到陌生了。1964年爸爸调到西南钢铁研究院，长年在外，我们与他的接触更少了。但我们兄妹靠自身努力考入初中，并在初中三年中都是各自班级的学习委员。1968年我们兄妹没有能继续读书，而是随上山下乡

的洪流成为下乡知识青年。那时，爸爸在西昌，妈妈在鞍山，我们兄妹在海城农村，一家人分为三地。“文革”后期，爸爸回鞍山探亲还带一把小提琴回来，五十几岁对着五线谱开始学习小提琴。他说这五线谱还是在清华大学学的。以后又改学吹口琴，虽然没有学成什么名堂，但也拉出曲子吹成调了。这可能是他一人在外调解情绪的方法吧。退休后爸爸进入鞍山老年大学学习书画两年，还给自己起个笔名“宇河”，与“玉和”同音，寓意不凡宇宙银河。太极拳是爸爸在四十几岁开始学习的，一直练到九十多岁，直到2013年被诊断为“心衰”以后，才改为“甩手操”锻炼。爸爸晚年迷上了桥牌，这一打就是二十几年，他说桥牌可以锻炼脑筋。先是去鞍钢老年活动中心打桥牌，还参加老年桥牌比赛。过了九十岁出行不方便，他就上网打桥牌。爸爸还不时写文章在鞍山地方报刊上发表。2007年，爸爸在《鞍钢日报》上发表的散文《鞍钢人有志气》获“鞍钢文化主题征文”一等奖。

爸爸晚年的生活习惯让我们看来有些教条和古板。每天三顿饭到点一定要吃，但多吃一点也不行，少吃一口也不行。所以他的米饭一定要由他自己来盛。穿衣服也是热一点马上就脱，冷些又立刻穿上。餐后一定要刷牙等。爸爸的生活习惯也影响到妈妈的生活。妈妈晚年患有轻度老年痴呆症，所以老两口晚年生活都由爸爸一手操办（过去一直是妈妈管家务），买什么吃什么都是爸爸安排家政阿姨去做。老爸的头脑一直很清楚，直到他辞世的当天对身边的晚辈讲的最后几句话都是“让我想一想”。爸爸晚年有条不紊的生活习惯

可能就是他和妈妈九十几岁共同长寿的秘诀吧。

一个“清华”老爸的情怀

1918年，爸爸出生在江苏江阴祝塘一个普通小农商家庭。1935年，爸爸毕业于无锡师范高中师范科。他不甘心止于高中学业，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12级物理系，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1942年又被聘用到西南联大物理系任助教，1945年考取公费赴美。清华大学使爸爸从一个师范生成为名校的理科生，而在清华大学考取留洋又一次改变了他人的人生轨迹，使他成为一名金相热处理高级工程师，并成为他一生的职业。爸爸从1946年回国在资源委员会所属金相实验室到1988年在鞍钢技术中心金相室退休，他在金相热处理专业上工作了42年。爸爸虽然没有清华大学众多名师大家那样声名显赫，但他却和他们一样都是清华人，在他那一生为之努力的技术专业领域里默默地工作着。上世纪50年代到鞍钢后，从事金相热处理及X线衍射试验，开展钢材质量分析工作，并应用X线线形分析于冷轧钢材性能研究。在攀枝花钢材研究院期间，负责钒钛低合金钢的研究。80年代在鞍钢钢铁研究所从事钢材性能形成机制的探讨；负责高强度石油管抗硫化氢机理研究及高强度冷轧深冲薄板中织构形成因素分析。在国内首先在自动X线衍射仪上测定钢中取向分布函数。几十年撰写论文三十几篇，其中八篇获《金属学报》李薰基金优秀论文奖等各种奖项，三篇参加国际学术交流。

爸爸退休后开始有时间联系清华12级校友。1988年9月爸爸写信给12级在清华

大学任教的郑林庆教授，建议12级毕业五十周年时组织级庆活动，这个建议得到12级校友热烈反响。1990年12级毕业半个世纪的庆祝活动在清华大学如期举行，72位国内外12级校友欢聚一堂，爸爸也参加了这次聚会。级庆筹备组还编辑一本《清华十二级纪念刊 1936—1940—1990》送给级友留念。1999年7月，爸爸又参加清华大学12级毕业6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组的工作。由于老爸1998年冬不慎股骨头骨折，进行置换人造股骨头的手术，2000年4月底我陪爸爸去北京参加清华大学89周年校庆和12级毕业60周年级庆活动，住在清华园中近一周。4月30日上午，在工字厅举行了“清华大学12级校友毕业60周年庆祝会”，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教授和党委书记贺美英教授到会祝贺，并与到会的46名12级校友在工字厅门前合影留念。我也在摄影人群中抢拍这难得的“甲子之庆”合影。更有幸的是我拍的照片被《清华校友通讯》复42期刊登，老爸拿到这期通讯更是高兴万分。我是集邮爱好者，在12级庆祝会前我特地买了清华大学公函封（C4型），并到清华大学邮局在信封上加盖了三枚清华大学纪念章和清华大学邮政日戳。在纪念会召开前，我请与会的12级校友逐个在清华大学公函封上签下自己的名字。4月30日晚，爸爸受邀参加清华大学89周年校庆招待会。在招待会上经年级召集人郑林庆教授介绍，我请王大中校长在签名封上题词：“第十二级毕业六十周年庆祝纪念。”（见《清华十二级毕业六十周年纪念刊》第1页）这是替老爸为12级级庆送上的一件特殊礼品。这次清华大学之行使老爸与清华大学感情更

□ 怀念师友

深了。世纪聚会之后，由于健在的12级校友年事日高，会后发行的纪念刊成为12级的“终刊号”。老爸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母校，但他通过《清华校友通讯》《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等刊物，关注清华大学的发展，关心12级校友的情况。

乙未年是妈妈第八个本历年，不幸的是2015年4月1日她离开了我们。老爸失去了相濡以沫68年的老伴，他表面接受这一

现实，但我看出他突然老了许多。更想不到的是在甲午年刚度过自己第八个本历年的老爸也在2015年9月12日离开我们。我和妹妹都是当了几年爷爷和外婆奔七的人了，但在老爸和老妈面前仍只是个孩子……

谨以此文怀念敬爱的“清华”老爸和亲爱的老妈。

怀念敬爱的萧树铁教授

○郑力刚（1982级硕，数学）

清华大学数学科学系萧树铁先生，因病于2015年12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萧树铁先生，1929年12月5日出生，汉族，湖北黄陂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52年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1955年北京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毕业。1955年起在北京大学任教，1960—1966年担任北大数学力学系微分方程教研室主任，1984年—1995年担任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主任，曾任第四、第五届中国数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CSIAM）首届理事长。

2015年12月11日中午在外面跑步时，纷繁的思绪在脑海里时隐时现。不知为何好几次想起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原主任萧树铁教授。回到办公室，这思念又涌上心头，于是信手在Google上搜索萧先生。让我不敢相信，看到的竟是关于萧先生仙逝



2001年作者为萧树铁先生拍的照片

的讣告而且当天就是其遗体告别仪式。悲哀震惊之余，过去和先生的交往在脑海里活跃起来。先生的容貌仿佛就在眼前，先生的教诲如同昨日。

记得第一次和先生接触是1983年的春天，在系里问了先生一个关于格林函数对称的问题。时萧先生已从北大回清华近两年了。清华将刚过五十岁的萧先生从北大